

# 在樱花路上

□南京 明前茶

三月,47岁的梁姨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。她负责清扫的鸡鸣寺路变成了一片轻柔明亮的粉色花海,沉甸甸的樱花花枝垂下来,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条樱花长廊的穹顶逐渐变得密实,色彩也从苗实的玫粉色,变成轻灵的浅粉色,再变成浅淡而朦胧的灰白色,这灰白色中,只剩一点隐约的粉红色调了,梁姨知道,花朵已开到极盛,一年中最像做梦一样的好时光就要过去了。接下来,一场细密纷繁的樱花雪就会簌簌而落,这种极为轻薄的花瓣嵌在砖石缝里,播撒在冬青树篱里,在紫荆树和梅树上像雪一样落得满头,要是再遇上一两场毛毛雨,花瓣就像拓印在砖石和树篱上,是极难清扫的。

人行好多年的环卫工人都有自己的经验:说起来,每人都维护两公里的道路卫生,公平得很,但细究起来,清扫的工作量可迥然不同。雪松路遮阳效果差一点,但好在松针的更新很慢,清扫任务便不重;国槐路只有槐花落下的这个阶段,比较难扫,但槐花是立体的,它并不像樱花这样会紧紧地贴附在石板路上,清扫起来也便当;香樟会在春天的时候换新叶,但这种树是分批地、缓缓地落叶;悬铃木遮阳效果虽好,但秋天扫出的落叶经常要论吨,能累出人一身汗,春天又飞舞着金褐色的

毛絮,那是悬铃木无处可系的种子,带着它们的被毛在飞翔,沾上皮肤,吹进眼睛,刺痒难耐,好不容易扫成堆,还没来得及装运,一阵风来,絮毛又开始四处飞散,恼人得很。

与之恼人程度相仿的,就是那些景观路了。每次,领受承包清扫任务时,只有梁姨这种没有经验的新人,才会自愿到景观路上去工作。其实,等她脚踏实地地干一回就明白了:早上5点半,就有穿婚纱的新娘披着大衣,带着服装师和摄影师,在等云霞镀亮樱花树的那一刻了,日出时分的光线、阴影、薄雾,还有浮漾其中的香气,都是办喜事的人千方百计要捕捉的浪漫瞬间。

梁姨时不时要给拍婚纱照、拍艺术照的人让道,一开始,她委屈得很,别处的环卫工5点钟才开工,她4点钟就要赶来了,这样,才能赶在游客大批到来时,给他们留下一条洁净、敞亮的大道。她任务重得很,急得很,偏偏一扫落花,还有游客跑出来反对,他们提着礼服的下摆走来说:“阿姨,仰头看看这‘花吹雪’,手上捉一把落花,体会下它的轻柔,你舍得扫吗?”

梁姨正打算告诉他们清扫工作是要讲求效率的,每天,她的班长要骑着电动清扫车,来这一带巡视,落下的花瓣若没有及时清

扫干净,她下午还要出来加班。

一肚子委屈还没有说出口,素不相识的汉服姑娘不管三七二十一,拉过梁姨的手,将一把落花放进她的掌心。这是梁姨头一回触摸花瓣,它像梦一样,散逸了颜色也消散了香气,吹去了花粉也模糊了轮廓,只剩一点点植物的清气。这柔软细碎的落花,一年一度的落花,清淡腴腆的落花,不知为什么撞击了梁姨的心,让她粗糙的心裂开了泉眼,涌出了汩汩的温泉。谁都知道,马上,这条樱花路就要变得朴素了,像一个婚礼上的新娘,褪去了她的华服,将要落入洗手做羹汤的漫长责任中。落尽繁花的樱花树,也要与周围千千万万的乔木一样,沦为安宁质朴的行道树了。这是每一棵花树的命运,也是每一个青春女子的命运。梁姨想了想,把这把花抛入空中,笑道:“你们先拍,你们定定心心拍照好了,扫这条路,我不急。”

于是,晨光中,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年阿姨,穿着环卫工人特有的橘红色马甲坐在小三轮车的车斗边缘,拿着个饭团正在慢慢咀嚼。她喝着保温杯里的热茶,缓缓张望这个春天。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从埋头劳作中抬起头来,只是闲闲地看花。在她肩头,一场花瓣之雪正在落下,世界因此失去了劳作的份量感,变得浪漫、舒徐又静谧。

了友善的提醒。清洁工阿姨和大叔们随着洒水车的喷酒,来回清洗着地面。他们应该是这座城市里起得最早的人了吧。他们的说说笑笑融进了洒水车的生日歌里,飘荡在城市上空。

解放碑顶上,那属于整座城市的时钟,一圈又一圈地转动,城,开始苏醒。早餐出摊,起早的学生背着大大的书包匆匆而过。广场上,精神抖擞的大爷大妈们开启了轻盈的舞步。不经意间,我被谁拉进了晨跑的队伍里,迎着阳光奔跑,遇见一个从未有过的灿烂清晨。

早安!新的一天开始了,我的方案再一次修改,正在进行中……

## 走进桦墅村

□南京 刘月雄

走进村口,清冷的风从空旷的河塘吹来,很淘气地把我的鼻涕都拽了出来。那是个天气阴沉的冬日,大雪节气刚过,区作协组织采风活动,到了栖霞桦墅村。

眼前,石头垒成的高地上停着一辆长型拖拉机,上面装着一截截粗壮的桦树。相传村子就是因栽有许多桦树而得名,且历史悠久,至今1500多年。定睛细看,“桦树”由铅灰色麻绳圈绕而成,真是别“树”一帜,将岁月的斑驳与厚重艺术地缠绕一起。车架上镶嵌的金属色板上,画有稻穗和不同颜色、形体的刻字——“桦墅双行 创业原乡”,形象极简地展示了村庄的前世与今生。

远处,整齐的白墙黛瓦房前,一棵高大的树,老干虬枝四处散开,枝叶褪去了繁茂,像饱经沧桑的老人,衣着素朴却不失庄重地迎接客人的到来。树下是一座青石磨盘,坑坑洼洼的辙痕里,落满了日月风霜,曾经俗尘凡事里的恩怨不堪,都在吱吱呀呀经年累月地推磨中,化为了淡无。大树和磨盘,静静地立在村头,智者一般,给我们无言的指引。

有文友特别喜欢带孩子来休闲玩耍,隔三岔五,乐此不疲。同行的电台冰台长也说,她以前来过一次,拍了不少好看的照片,不甚尽兴。“很多东西都挺有味道的”,细细看,房墙屋角,好似藏在时光旧影里,等你抬头回眸的心动,这里没有多少人,安静得时间仿佛还停在过去。脚下,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石板路,一路延伸;桌上,古朴的插花坛罐和随处摆放的几粒野核桃果;嵌在青石砖,老旧枯朽的木条门;墙上,披挂而下不倦开放的凌

霄花;任性地把春色铺满池子的绿藻;无意撞入镜头的小狗,静静地看着我,还有昂首阔步的白鹅……它们把时光点缀得清素悠长。

我们沿村走去,砖石砌筑而成的“围炉煮茶”,花枝斜出的“花间寻茶”,“等你很久了”的小店,“伴溪别院”的音乐酒吧,面朝射乌山的“望月苑”,售卖处的“只闻花香、不谈悲喜;读书喝茶、不争朝夕”的词句……村子里流淌着闲情雅趣,鱼儿一般在身旁游来游去。

小雨寒风,不觉有些冷了,待我们回到“多居融舍”,同伴们正在喝茶,茶叶在杯盏间流转,茶香氤氲。都是爱茶的人,听他们聊卢仝的七碗茶,一碗喉吻润,二碗破孤闷……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“你喝喝看,是不是很有感觉?”我小口啜饮,体验从唇齿到身心的润畅。说起茶文化,冰台认为油盐酱醋茶的“茶”,不同于琴棋诗画茶的“茶”。正好有文友的诗作,区作协主席提议,冰台与金牌主持加彩,不妨一读。于是,袅袅茶香中,我们在《能仁里的菜场》热气腾腾的烟火里,喝下生活这杯粗茶;在《回甘》中,体味人心之茶“微苦处,丝竹般释放隐隐甘甜”。人生如茶,苦尽甘来,发觉时光悠闲诗意长。

离开桦墅村时,雨已歇,河塘边竟有钓鱼的人,原来这里还是垂钓中心。“这么冷的天,能钓到鱼吗?”“他们钓的也许不是鱼。”

桦墅村犹如一条河,水波漾漾,我们都是其中的钓者,钓起的是推磨的耐心、赏景的趣心,抑或喝茶的诗心?不止,是一颗永不萧瑟的心,眼下已是人间四月天,正钓起了繁花烂漫。

## 与梦失约的夜

□重庆 赵满

当我的方案再一次被退回,要求大幅度修改时,我的思路仿佛一下子被割断了,前后茫茫。当黑夜来临的时候,失眠也跟着来了。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等待瞌睡虫的侵袭,却看见有序空荡羊群中,有一只翻越不过的羊儿,卡在了栏杆里。我好像听见了一阵啜泣声,最后发现它来自我自己。

索性起身。黑夜里的重庆城,依然灯火通明。一阵风拂过,我的思绪跟着脚步飘飞到解放碑。

夜里的步行街有些空空荡荡,路灯依然忠诚地列着队,笔直地坚守在解放碑前。偶有一辆挂着“空车牌”的黄色呼啸而过,车灯打在晚

归的加班族身上。附近的商铺陆续停止营业,一个商铺门前,还有几个安装工人忙活着,兴许是站了太久,当中有人开玩笑说,腿都快和架子焊到一起了。其他人附和着大笑起来,那笑颤抖着脸庞,划破了安静的黑夜。迎面走来一位摆摊的阿姨,见独自行走在这黑夜里的我,热情地询问,有没有想吃点什么?我摆手示意不用。她却停下了脚步,魔法般变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辣汤递给我,说夜里饿了吧?不用给钱了,请你吃。她眼里落进了光,在这清冷的夜里格外温暖。

妹儿,走边边哟,水来了。我正享受着美味的酸辣粉,身后响起

## 青白苕蒿饭

□安徽合肥 汪亭

苕蒿又名蓬蒿,山野之菜。春天的乡村,家家菜园子里随处可见。一棵棵矮短的身姿,蹲在一畦一畦的菜地里,墨绿的叶子内敛稳重地弯垂着,悄悄伸展。

这种绿叶的蔬菜,是农家饭桌上的常客,几乎天天都会与乡下人打个照面。早晨,农妇们挎个竹篾篮,闲步去菜园逛一圈,掐几把菜苔,铲几棵苕蒿,午饭的菜肴便有了着落。一盘清炒苕蒿,水灵灵地继续在白瓷碟上,就着米饭,细细嚼来,香中有点涩,涩里透着甜,十分清胃爽口。

到了农历二三月,去菜园瞧瞧,葳蕤一片,遍地的苕蒿已不再是吾家小女初长成的娇嫩姿色,她们整齐地拔节抽苔。粗长的菜秆,茂密的绿叶,让主妇们开始焦心担忧——不能再让苕蒿肆意生

长了!于是,各家各户赶忙将它们都割回家中。做菜,显然是吃不完的,索性剁碎煮饭吧。

第一步是备料。装两三升米,搬出石磨,将米磨成粉。接着把那些茂盛的苕蒿放在大木盆里剁碎。而后,烧上一锅开水,将细碎的苕蒿倒进沸水的锅里,除去苦涩,用铁铲来回焯几分钟,再捞到瓷盆里待凉。第二步是炼油。年前腌制的腊肉,割出一块切成丁,放到热锅里熬至焦黄后盛出备用。第三步是蒸饭。把焯过水的细碎苕蒿连同米粉一起倒入锅里,洒上熬好的油和肉丁,还要加些开水,用竹筷均匀地搅拌。到这时就可以点火加柴蒸烧了。等上半个钟头,香喷喷的热气扑面而来。

要做成苕蒿饭,还要最后一道工序——向铁锅四周浇些菜籽

油,一边浇一边慢慢翻炒。此刻,苕蒿的清香和着腌肉的腊味,散发得愈加浓郁,不觉让人垂涎三尺。

童年时候,家里的苕蒿蒸饭并不好吃。青涩的蒿叶,粗糙的米粉,盐都很少,更是看不见丁点油星,吃起来非常青涩寡味。

一锅青白的苕蒿蒸饭,那时要吃上好几天。在贫瘠清苦的乡下,母亲蒸着一锅锅苕蒿饭,勤俭节约地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。

如今,吃苕蒿蒸饭已成了家乡清明前后的传统习俗。每年这段时间回老家扫墓祭祖,母亲便会穿梭屋院,忙活着切菜拌粉。站在灶旁,端上一碗香气腾腾的苕蒿蒸饭,一口接一口地咀嚼着,菜嫩粉细,腊肉飘香,这就是故乡的味道。

## 绣球花开

□南京 徐学颺

雨后放晴,空气湿润,我们老两口从佛心桥的家出发,穿过马路,走向富贵山城墙下的500米步道。

运气不错,远远便见绣球花已开放。走近一看,道两侧绣球树花开满枝丫,大概由于才下过雨,花朵显得特别明丽鲜艳,树下、路上落英缤纷,花瓣满地。前些年虽也见绣球花花开花落,但从未见到今天这个场面,每一棵绣球树全都精神抖擞,花开得繁盛而热烈,好像第一次展示她们青春活泼的可爱,我们也是破天荒见步道忽然大变模样,连稍远一点住碑亭巷的年轻人也赶来驻足观赏、留影,这小景点一下子成了新的打卡地!

我们到城墙外的琵琶湖走了一圈,春的绿色赶走了心里的宅家烦闷。回家重走来路,尽管天有些转阴,阳光也不太充足,可步道上依然人影憧憧,人们赏花拍照忙个不停。一路回来,我数着绣球花树,大约三十多株,株株朵朵笑着开花,真给一直住在附近的我们意外的惊喜。只是我还是有些纳闷:为什么今年才开得如此璀璨绚烂?再想一想,这正是前些年园丁们施肥、浇水、松土悉心照护的收获,十年树木,渐入佳境,才有如今的

树壮花好。如果说前几年的好是量变,那么今年的好就是质变,成就了人们眼前的美好、美丽、无穷魅力。

南京挹江门的绣球公园,我去过多次,以前没有觉得那里怎么样,只是感觉树多花多而已,惊奇的是一个公园怎么只盛开一种这样素面的花呢?我也到过北京香山公园,在宾馆大门前开着一片又一片素静的绣球花,来这里住可以时不时来个花前月下观摩沉思。哦,我忽然明白了,绣球花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,走南闯北,走到哪里都可见,她之于我们,是这样亲切又亲近,不施粉黛,不事张扬,勤奋努力,踏实成长,美在天边,也美在眼前,或者就像现在,就在日日走过的路旁,朴素的美丽就是其本色,成了我们的日常。

琵琶湖的碧波,波光摇曳,心中荡漾;绣球花的雪白,蓬蓬勃勃,花团锦簇,两者交融为一幅画卷,从湖畔城墙边一直铺展至遥远的天际……

绣球花,绣球花,相拥树丫,爆绽有力,你是万紫千红中极为耀眼的圣洁!我感觉绣球花裹着芬芳,和花丛里那个女孩子一起,化身春姑娘向人们款款走来……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8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